

# 「校本自決」金蟬脫殼 卸責學校

撰文: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專任導師余惠冰

欄名:國教紛爭

學民思潮和家長關注組的要求撤回國民教育運動，無疑展示了公民社會的強頑意志和能量，單看問責官員雖一再出來撲火，卻換來更多市民包圍政府總部集會，由此可知，政府的認受性已全面受到重創。

## 國教紛爭 政府賠上認受性

其實，公民社會壯大，是不必以政府認受性為代價的，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一個課程的議題，為甚麼要社會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才能稍有改正？

的確，看在政府官員眼裏，這似乎只是一個課程設計的問題，由課程內容演變成社會爭議，再演變成波瀾壯闊的公民運動，這在香港，甚至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事實上，一個月，也許沒有多少人會預想得到，國民教育的爭議會演變成連續十天的「佔領」行動，尤其是政府中人，大抵以為捱一輪罵，只要厚着臉皮便會隨着開學讓國民教育「開展」過來，他們萬萬不會料到，「守護孩子」竟要以無限期絕食來爭取。

其實，大部分市民也許沒有細察，絕食 170 小時的退休教師韓連山的另一個身份，是現屆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主席。在這一輪的爭議中，專業幾已成為教育局的擋箭牌，面對國民教育「洗腦」的質疑，官員都異口同聲表示香港的教師會有「專業判斷」，而學校最後是否推行，也由「校本自主」，一時間，專業、自主高唱入雲，但連專業操守議會的主席都要以絕食來抗爭，則政府多年來如何看待教師專業，其實已可思過半。

## 以專業作擋箭牌 卻無視之

香港教師爭取成立專業自主的教師公會，已有 30 年的歷史，但港英殖民地政府，一直輕忽其事，到了特區成立後，雖明確寫在 1997 年的施政報告要在兩年內成立教師專業議會的決議，但至今還未執行。據悉，教育局近年甚至千方百計要對操守議會和爭取專業公會的工作加以切割，從易於控制的角度看，政府自然不會希望專業壯大，但後果便是社會爭議和耗損。

以國民教育為例，甚麼內容應該於甚麼階段施教，例如一般初小學生連社會意識也較為薄弱，藉着教授國歌或國旗等內容來培育愛國情意，既不適宜也難免有揠苗助長之弊，又例如學生感動流淚不是出於自然的情境，而是要由教師刻意誘發，實在難免被人質疑為「洗腦」或「灌輸」的。這些課程與教學的原則，其實在公民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的範疇，早有大量研究論證，但看教育局的課程指引，包括去年的諮詢稿和今年的定稿，都缺乏足夠的理據支持。

### 教師未自主 爭議變公民運動

再退一步說，即使教育局人員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有所異議，也可通過專業內部的討論，或謀求共識，或作出修正，例如 2008 年開始評估全港學生「對國家的態度」，有學者很早就向教育局提了意見，只是有關負責人員沒有從本着專業與學理的原則回應，善意的提醒只好不得要領，結果便是，國民教育爭議遭媒體披露時，家長才驚覺自己子女「對國家的態度」，原來早已被政府評估多年。

現在所謂「校本自決」，其實只是把戰綫延展至學校，教育局官員以為可以金蟬脫殼，但最後又是把爭議轉嫁予學校。問題是，關乎自己孩子能否養成獨立人格，家長是不會放棄的，向來以合作為主軸的家長和學校關係，已處於危險邊緣，加上小部分學校出於自保心態，每每以保密而不是透明問責來回應，既徒招批評，也看得出，《教育專業守則》早已忘諸腦後。

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切爭議，本來都可以專業內解決，可惜在政府多年的阻撓下，專業沒有及時真正自主起來，一個課程爭議於是便演變成為社會運動。其實，專業自主所壯大的也只不過是公民社會，在國家政權和人民之間多了緩衝的空間，對社會的管治秩序，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